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“每岁五六月,日晒雨复滋。晔晔长新菌,五色转参差。”每到立夏时节,雨水丰茂,野生菌便春笋般地冒出头来,这时候云南游子对家乡的思念,往往会具化为对一种食物和味道的执念。

雨水好的年份,清明上山祭扫,往往就能尝上鲜,野生菌、竹笋、竹筒饭、山泉水就是最简单易美的搭配。今年雨水来得晚一些,“菌子季”到来已是七八月的事了。

“雨余多菌出”。炎热的夏季,刚下过一场雨,山坡林地又很快长满新的菌子,这时候捡菌、吃菌是云南人头等重要的事。“捡”,在云南人的语境里,有着不一样的意义,一谓菌之多、来之易;二也表明云南人对菌子品质的挑剔。每到这些日子,山林里都会格外热闹。天蒙蒙亮,透过淅淅沥沥的小雨和氤氲缱绻的雾气,就可以清晰听见山林里捡菌人来回穿梭的轻快脚步声……

对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来说,捡菌子似乎是从小就会的技艺。菌子季一来,不论大人,小孩还是上了年纪的老者,都会戴上头巾,披起雨笠,挎上篮筐,拎着棍子,自然而然加入到上山捡菌子的大军。“新泥旧蒸气深入,穿苔破藓钉戳戳”“燕支微匀滑更湿,倾筐盛之行且拾”“可怜书生愚,为口不计脚”,早在古代,诗家们就描绘了一幅幅生动有趣的深山采菌图。

而我捡菌子的功夫,却多半缘自父亲。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捡菌高手,从小在山里长大,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再熟悉不过。父亲捡菌讲究精准,熟知菌窝,按图索骥很快就能寻得菌子的下落。大抵每年六月起,家里餐桌上就不乏菌子的靓影。上学前,父亲赶早捡菌子,出发再早也会叫上我,通过他我学到三条:一要腿勤,起得早、跑得远,自然得到的也多,光靠运气是吃不开的;二要用心,“把自个儿当菌子,自然就知道它们的下落了”;三要眼尖,菌子到处都有,只不过掩在薄土下、盖在枝叶里、藏在草从边,靠的就是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,而那些长在路边的菌子早被别人捡走了……

父亲每次出行,都会有不小的收获。捡回的菌子,往往细致地用松毛包衬着,搁在箩筐最高处,走时一颠一颠的,显得招摇得意。不过对于上好的菌子,即便再有人软磨硬泡,父亲定然也是不会出手的,因为他要亲自调制美食,留给自己的孩子……斯人已去,而这这份经验却永远留在心底,温暖人心,伴随我走向人生四季。我坚信,这些菌子,这一座座的大山,就是父亲一个人的菌山,他不曾离开,每年雨季的时候,他都在那里……

在云南,菌子并不算贵,但捡菌却是云南人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,或是不容退化的生活技能。菌子季来临,你会看到那些在外打工多时的人,无论多远,贴上车费都要从四面八方赶回来。“饮菌若之朝露兮,构桂木而为室”,甚至有些捡菌人,还在山里临时搭起了小屋子,就住在山里。云南菌子虽多,但也只有真正捡过,才知道其中艰辛。捡菌子,与其说是吃,更是一种比赛,比的是谁家的孩子更能向家长、向生活做出更好的交代。

菌山不只有菌子,还有生活,风景和通向远方的梦。西南边陲,人们向山而居,山永远是乡民内心敬畏而神往的存在。山里长大的孩子,从来不会怕爬山,往往翻过一座,还想再翻另一座更高的山。翻山越岭,一走几十公里,其实就是以脚走和登高的朴素方式,去检索新的生活,去拓开新的天地。而捡菌之路,对于世居深山的人们,也正是一种简便而又稳妥的向外探究世界的努力和尝试。

“喊山”是小伙伴们在菌山必不可少节目。幽林深壑中,除了回声,往往还能获得远处不知名的响应,这时山涧中声音此起彼伏,一声高过一声,一道接着一道,经久地落在山谷里,和着鸟兽虫鸣,汇成有趣的山林交响。菌子从生时节,草木芬芳,山茶花开了,杜鹃花开了,人们的心花也开了……山谷里长满各种有趣的浆果野菜,榛子、救军粮、地石榴、乌袍等都是唾手可得“零食”,其中最著名的要算“深山荔枝”鸡嗑子了;山蔬就更多了,蕨菜、刺老包、沙松尖、香蕨等都是家常小品,运气好的话还能碰到山参和灵芝……

菌山深处是故乡

宁昱福

初一、十五,是山乡雷打不动的集日。这时候,山间原本并不宽阔的马路,会无限张大和延伸,顿时变成了偌大的超级市场,新下的板栗、核桃等各种山货以及城里来的新式物品一字排开、琳琅满目,足能摆几公里,而各种各样的野生菌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。

这些菌子大部分是头一天甚至是清晨刚捡回来的新鲜货,带着新泥、夹着叶草、沾着露珠,青头菌、奶浆菌、谷熟菌、鸡油菌、干巴菌……菌子铺满一地,如同散落人间的精灵,有的红如胭脂,有的青中含黛,有的褐似猪肝,还有的洁白如玉盘……不仅有鲜亮的色彩,好听的名称,还有可爱的形状。“老人头”活似敦厚的老人,鸡枞菌宛如亭亭玉立的邻家姑娘,珊瑚菌俨然是从大海迁来山里的住客,其中颜值最高的要数竹荪,那是身着蕾丝小白裙翩翩起舞的仙子……

“作羹不可疏一日,作腊仍堪贮盈笈”。云南是中国的后花园,菌子是云南的味觉密码。在云南,料理菌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菜。炒、煎、烤、炖、焖、蒸样样俱全,不同菌子都有自己最适宜的烹饪方式。青头菌可以大蒜爆炒,加上宣威火腿味道更佳,但在资深吃货眼里,椒盐碳烤才是“王道”;白参定然也是用来炒鸡蛋的,厚厚一层菌末细致撒落在鸡蛋上,本身就是一副天然小品画,再佐以一小勺猪油,开文火稍加炖煮,那味道足以经久侵占你的鼻息;至于竹荪当然是用来做汽锅鸡的,鸡枞肯定要用老鸡汤来炖……如今,交通物流更加发达,菌子也能直接网购了,从此这份味道,纵然跨越千山万水,也不再那么遥远。

菌子之出,最讲究天时和地气。“天地有正气,积郁不得施。触物吐光艳,腐朽化神奇”。乡恋也是如此,是童心,更是初心,如菌子一般,只要遇到适宜的土壤和空气,就立刻生出最美丽的花。千百年来,人们在滇中高原从刀耕火种一路走来,四季流转,时代变迁,无不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,然而他们背后的大山,脚下的土地却亘古不变,支撑着他们一路繁衍、生生不息。这满山的菌子,也正如平凡的父辈,始终坚守自己的土地,孕育、生发和消逝,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……

人间至味是故乡。菌子,有情且美。走出深山,却走不出故乡的“结界”。没有了云,云南就不谓之云南;离开了菌子,云南人生活里便缺少了滋味。“万钱自是宰相事,一饭且从吾党说。公如端为苦笋归,明日青衫诚可脱。”守住这个味道,无论走到哪里,走得多么远,都不会忘记来时路,都忘不了远方的家园。

大海在召唤

黄传会

到海军,从单一兵种到多兵种,由于作战的战场、任务和手段的不同,自己在战争年代熟悉、擅长的那一套作战方法已经用不上了。而新的战役训练、军事理论、图上作业、图上导演、司令部(首长)带通信工具的演习和实兵演习等,这些内容的实施都必须由参谋长唱主角。难、难、难!放牛娃出身的海军参谋长发怵了,情急之下,递了请辞信。

没有文化的苦恼,让周希汉主动请辞,表现出他对知识的敬畏和不甘名利的大局观。当然,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此后,在海军参谋长任上,周希汉刻苦学习、宵衣旰食,干得风生水起。周恩来总理表扬他:周希汉勤奋学习,是海军的专家,是建设海军的功臣。

我曾经采访过海军原副司令员杨国宇。这位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,调入海军青岛基地任参谋长前是陆军第11军参谋长。

第一次与苏联顾问见面,顾问问:“参谋长毕业于哪所军事学院?”

杨国宇笑着说:“啥子军事学院学院?‘雪山’‘草地’算不算军事学院?”

顾问又问:“你是基地参谋长,我再问你,你们这个防区应该布置多少门海岸炮?青岛码头应该布设多少高炮?”

杨国宇摇了摇头说:“我刚到海军,两眼一抹黑,什么都不懂。”

基地政委出来解围:“我们基地几位领导,从小就出来当红军,文化水平都不高,更没上过什么军事学院。”

杨国宇心里很憋屈。自己参加革命20年,打过大大小小的仗数不清。谁知到了海军,却成了个不合格的参谋长。没有退路,只有从头学起。

他在回忆录里写道:我是参谋长,要领导参谋,更要拼命地学。那时学的东西很多,天文、地文、航海、鱼雷、水雷、声呐、雷达,各型舰艇、飞机和岸炮,以及化学等。我开始向苏联专家学,但需要翻译太费劲,便改向咱们自己懂业务的同志学,请了8个专业干部对我单个教练。两个月后,当我在潜艇上列出空气再生板的化学公式时,苏联海军潜艇专家看到后,当即伸出大拇指。以后苏联专家再也不小看我们了。我们的技术干部干什么学什么,经过三四个月的专业培训,就敢操艇出海了。

1980年,杨国宇率领海军舰船编队,远航太平洋,保障运载火箭试验。只是,组成这个编队的或是科研船,或是辅助船,还称不上是真正的海军编队。杨国宇在任上曾带领海军编队巡逻南沙群岛海域,抵达南中国海最南面的曾母暗沙,那是他带领舰艇走得最远的一次。临睡前,他曾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:“我这一生最遗憾的是无法率领海军舰艇走得再远……”

走向深蓝,成为几代海军官兵苦苦追寻的梦想。

从1985年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穿越马六甲海峡,首次航行在印度洋上,到2000年横跨太平洋、印度洋和大西洋,首访非洲大陆;从2001年中国海军首航红海、地中海,首访欧洲大陆,远涉五大洲,完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。向海图强,只能是一海里一海里向外延伸。

2008年12月26日,由“武汉”号、“海口”号导弹驱逐舰和“微山湖”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,奔赴亚丁湾、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,这是人民海军首次走出国门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。10年来,中国海军共为3400艘外国船舶实施了护航,约占我护航船舶总数的51.5%;解救、接护的船舶中,外国船舶约占一半。

披坚执锐,搏风斗浪。如果说海军初建头四五年那段从无到有的历史可歌可泣,那么近10年,强军兴军的征程波澜壮阔,更值得好好书写。

辽宁舰入列,国产航母、万吨级大型驱逐舰下水试航,新型潜艇、综合补给舰、两栖船坞登陆舰密集入列,人民海军装备自主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、越走越稳,发展受制于人越来越少。

人是战斗力的第一要素,血性历来是胜战的刀锋。这几年下部队,我发现这支部队以农家子弟为主体的、我非常熟悉的舰艇变得陌生了,一大批年轻指挥员革弊鼎新,凤凰涅槃,正从大海崛起。

2018年4月12日,48艘战舰,76架战机,万余官兵参加,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在南海举行。当驾驶着辽宁舰从检阅舰前经过时,刘喆舰长神色肃穆、激情澎湃。

刘喆获得军事科学院战略学博士学位后,经过一番风浪磨砺,成为一名护卫舰舰长。有一年,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旗舰蓝岭号访问上海。在甲板招待会上,刘喆端着酒杯对蓝岭号舰长说:“让我们为黄浦江美景干杯!”蓝岭号舰长说:“也为你的军舰干杯。虽然它很小,但很漂亮!”不远处停泊着刘喆所在的那艘两千吨的护卫舰,在两万吨级的蓝岭号面前,像是孩子站在一位巨人身旁。蓝岭号舰长的话让刘喆暗暗立志:以后,我一定要成为一名大舰舰长、航母舰长!刘喆真的成为航母舰长,偶然之中带着必然。刘喆说:“辽宁舰上的官兵都有几分‘焦虑’,一艘战舰从入列到形成战斗力,需要我们去学习创新的事情太多太多……”正因为有这么多一种紧迫感,海军航母人奋起直追,勠力前行。

作为航母编队的“带刀侍卫”,海

守望边关

胡洪春

大漠孤烟,直上九霄云外,多情地守望天空,把真情融化在苍茫的浩瀚里。久远的古城墙厚重沧桑,像一位时光老人,见证了当年的烽火连天,倾听远去时的鼓角铮鸣。如今,一切都尘封在历史的记忆深处。

边关冷月,孤单地越过万水千山,爬上树梢,深情地凝眸哨所。雪山之巅,云端的卓拉哨所险峻、陡峭,似高挂在天上。月光抚摸戎装背影,把柔情倾洒在钢铁卫士的心坎上。顶天立地的兵,脚踏天路,捍卫国



和平颂(中国画) 周秀娟作



一个人,70岁,耄耋之年,老了。

1949-2019,中国海军也70岁了,对于这支舰队来说,70岁却意气风发,正韶华。

1949年4月23日,在百万大军过大江的炮火硝烟中,中央军委命令三野组建华东军区海军,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。来不及召开成立大会,当天,张爱萍便带领4名干部8名战士,离开泰州白马庙,紧急赶往江阴要塞接收国民党起义部队。

从白马庙刚刚起航时,这支年轻的舰队简直可以说是“老”“破”“旧”“残”。全部家当只有百余艘舰船,其中有清朝购自日本的“楚”字号,也有民国初年江南造船厂造的“永”字号,还有来自美、英、法、德、加等国二战前的舰艇。里面最老的舰龄有50多“岁”。舰船型号杂乱,主副机机型多达300余种。许多舰船年久失修,缺“胳膊”少“腿”。全部舰船总吨位还不如清末北洋海军。

1950年5月,人民海军成立后的首次海战——万山海战打响。16艘参战的舰船面对的是拥有30多艘舰艇、总吨位超过1万吨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。

战斗中,我海军木壳小炮艇“解放号”冲入敌阵,直扑国民党旗舰“太和”号,从500米一直打到50米,“太和”号被打蒙了,舰上一片鬼哭狼嚎。

一个被俘的国民党海军舰长不服气地说:“海军打仗都是舰对舰、炮对炮,没见过扔手榴弹的,也没见过端着刺刀跳到人家甲板上抓人的!”

刚刚从战场上转乘而来的陆军官兵,用惯了步枪和手榴弹,根本不知道海战应该怎么打。

同样的,肖劲光、刘道生、王宏坤、罗舜初、周希汉、方强、苏振华这些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,身经百战、历经磨难、屡建奇功的红军将领,原以为仗打完了,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,全国解放了,该脱下战袍去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了。当听说要他们去海军工作时,感到十分突然,觉得自己是“旱鸭子”如何干得了海军?但是,他们听到广播声,一阵阵地撞击心扉的召唤声——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召唤,人民海军在召唤!

在海军档案馆里,我翻阅到了一份1953年时任海军参谋长周希汉给肖劲光司令员的《请辞信》。信中说:从陆军

诗词之页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七律·苦练

李栋恒

岂当安逸老爷兵,拉练专挑三九行。千里雪原圆缺月,万山石径苦甘程。粘皮咬肉铁张口,陷阵流沙流满冰。长记温馨农户乐,拳拳共叙一家情。

才越高山又一梁,雪飞暮色更苍茫。遥看村树三分白,隐透窗灯几点黄。岩麓谁家鸡犬闹,柴门何处酒茶香。军情未许乡情发,脚下征程仍漫长。

满江红·松潘草原

张永红

八月松潘,秋送爽,鹰击鹤盘。抬望眼,草原花海,沃野无边。策马挥鞭云霓处,放歌击鼓享清欢。

临江仙·海疆

陈志标

碧海蓝天椰树,鸣莺烈日三沙。一泓疆域产鱼虾。明灯焰夜色,舟舰海为家。

祖族山河神圣,海洋立国驱邪。踏平波浪战鲸鲨。雄心宏志立,勇士献忠嘉。

满江红·抒怀

刘志刚

飞逝流光,星斗转,国昌民聚。凝望眼,海疆孤屿,至归犹盼。鸾凤铿锵和美意,金瓯一统终为愿。尽天职,须韬胃持戈,孜孜念。

惊涛骇,樯橈唤,硝烟烈,忠魂鉴。挺贼夫臣佞,去忧除患。白发不怜家迈志,糜艸甘作功成宴。迅雷急,催战鼓鸣镝,旌旗炫。